专家视角

战火中的文明守护者

——《钟声》与教育救赎的永恒价值

柳伟平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八十周年，有大量文学作品聚焦于战火硝烟与英雄壮歌。吴洲星的长篇小说《钟声》另辟蹊径，将目光投向炮火缝隙中一个特殊的庇护所——位于宁波奉化山坳里的国际灾童教养院。七八年前，她感动于抗日战争时期竺梅先、徐锦华夫妇毁家纾难救助灾童的真实历史事件，决意将之写成小说。经过史料收集、实地考察、相关人士采访，今年正式将之出版。

在小说里，吴洲星以细腻深沉的笔触，讲述了实业家梅耀庭夫妇在战乱中收容近六百名孤儿，践行“既养且教”理念的故事。细细读来，我发现它不单是战争苦难的见证，更是一曲关于教育救赎、文明传承的宏大颂歌，对当代教育也有启迪意义。

守护童年就是守护人类文明

《钟声》的独特价值在于它具有超越性的叙事视角。通览整本小说，吴洲星没有沉溺于对战争残酷表象的书写，而是透过少年湛秋的流亡之旅，揭示战争最深重的创伤：战争发动者罪恶滔天，抗战者也容易被仇恨烤干柔肠，最终造成人类文明根基的摧毁。因此，当湛秋目睹家园化为废墟，沦为乞儿时，梅耀庭夫妇的出现宛如暗夜灯塔。他们以实业家的魄力、悲天悯人的情怀，在战火中构筑起一个教育乌托邦，“收养战争孤儿，仅仅让他们吃饱饭是不够的，既要养，也要教，将他们培养成有用之才”，其行动已经超越了慈善范畴，升华为对文明火种的自觉守护。

梅先生“匹夫虽微，兴亡有责”的宣言，是其大爱情怀的根基。他办伤兵医院，将轮船沉底以御敌舰，捐献飞机支援前线，更将家财倾注于教养院建设。书里有个让人震撼的细节，“谋福号”送第二批儿童时，为了打破日寇封锁，梅先生巧妙搭载两百具宁城同乡棺椁返乡，让生者与死者在文明的归途上同行。这种对生命尊严的敬畏与对文化根脉的维系，正是反法西斯精神的深层内核——不仅抗击军事侵略，更要抗击他们对人类文明秩序的践踏。

“全人教育”的战时实践

在小说里，灾童教养院绝非简单的避难所，而是一个完整教育生态的微缩实验。吴洲星以绵密的笔触还原了八十余年前“全人教育”的实践，对当下仍有深刻的镜鉴意义：

其一，德育为先的人格塑造贯穿于日常。梅先生“毋忘国仇家恨，应发奋自强”的开学演讲如黄钟大吕，将民族大义深植童心。其二，在智育方面，教养院课程体系完备，多学科并重。欧阳老师发现湛秋的文学天赋，悉心指导其写作，从作文褒奖到鼓励创作抗日剧本《保卫星火村》，体现出“因人施教”的理念。其三，体育强魄与军事训练并重。体育教师组织挖战壕、制模型，在游戏中培养尚武精神。寒冬清晨的院歌合唱，雪地里的嬉戏奔跑，无不强健着孩子们的筋骨与意志。其四，美育滋养心灵。庄老师发现林红叶的绘画天赋，为其举办画展；梅先生带大家看昙花在夜晚绽放：时局再艰难，也不可错过美好事物。其五，劳动教育奠基自立之本。小农场耕作、衣物浆洗、帮厨值日等日常劳作，让“自食其力”从口号变为生存技能，为乱世中的未来铺下坚实路基。

《钟声》
吴洲星 著
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

这种“全人教育”的模式，成为陶行知“生活教育”理论的生动实践——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整个的人”，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也要守护人之为人的完整性。

赋予历史以血肉和温度

《钟声》将战争这一重大主题溶解于琐碎的生活肌理中，显现其出色的文学性。同时，这种日常叙事不仅没有削弱主题的深度，反而在“方向性”“人民性”与“典型性”的交织中，为宏大历史注入了血肉与温度。

日常叙事的“方向性”，在小说中表现为战争如何改变了童年的生活。湛秋在音乐教室吹奏小号的宁静瞬间被炮声撕裂，他归家路上熟悉的西餐厅化为扭曲的废墟，温馨的家庭晚餐被难民收容所的一碗薄粥取代。这些日常细节展现的正是战争巨轮碾过个体生活时留下的血污履迹。但它们昭示着个人命运与国家存亡的不可分割，在细微处揭示历史行进的方向。

日常叙事的“人民性”，在小说里体现在对战争中具体而微的“人”的深情凝视。小说中的人物绝非概念符号：校工黄伯收留湛秋时面对妻子的抱怨流露的为难，难童大华、小华兄弟乞讨求生中的亲情，梅夫人在教养院管理琐事中展现的刚柔并济……这些角色共同构成了一幅战火下中国平民的“众生相”，他们的坚韧、互助与在苦难中不灭的良善，正是民族生命力的根基所在。

日常叙事的“典型性”，在小说里体现在对日常生活素材的精心提炼与升华。比如在“摘杨梅”风波中，孩子们面对抉择，超越了事件本身，升华出中国传统文化中对道义、团结与信任的追求。这种高度凝练的日常冲突，折射出战争对儿童心灵的冲击、教育者的智慧以及苦难中生长的情谊之光。

《钟声》将反法西斯叙事深化为文明存续的命题——梅先生们守护的不仅是儿童的生命，更是人类文明之光，是人之为人的教育权利与文化尊严。教养院礼堂悬挂的校徽上，绘着海浪与火焰托举着救生圈，寓意“救难童于水深火热”。这本书启示我们：真正的教育永远是“救生圈”，它必须在惊涛骇浪中坚守“培育全人”的目标——培养兼具健全人格、敏捷思维、康健身心、实践能力与审美情怀的“人”，才是对野蛮最彻底的胜利。

（作者系中国计量大学教授、儿童文学作家）

新书推荐

“有逻辑的说服”：论文写作之本

本报记者 却咏梅

写作，尤其是专业写作，是高等教育给予学生最重要、最具有长久实用意义的硬核本领，也是一个学生证明自己受过规范的学术训练，达到了以合理的思维方法运用所学的标准，并获得学位的一项基本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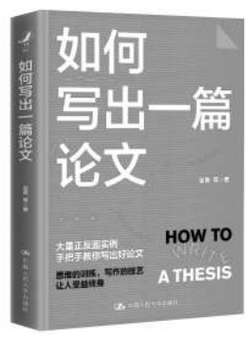
从2020年开始，“论文写作”成为中央财经大学研究生的必修课。作为每年要阅读大量论文的高校教师，中央财经大学教授金菁坦言：“读学生论文有时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老师们都经历过。”起初她以为是学生对一些英文文献翻译不好导致理解不到位，后来经过深入研究发现，写作不仅受意识支配，还受潜意识支配。东西方写作者不同的潜意识，是不同文化和思维结构所造就的。

“更大的问题是，在论文写作上，学生们并没有形成一种‘有逻辑的说服’的明确意识和文风。很多学生不知道为什么一些从未接触过的知识要如此安排和表达，面对一堆‘知识碎片’而不知道要如何把它们联系在一起，会把人搞得筋疲力尽。”金菁认为，最好是一开始就让新入学的大学生接受阅读和写作训练。一方面可以使他们在阅读教材和专业文献的时候更有效率，因为了解一种知识体系的构建方式，就如同进入这种知识体系产生的逻辑过程。另一方面，写作训练需要时间，不是知道几个“窍门”，就可以行云流水似的下笔如有神，在一种需要运用逻辑方式进行说服的说明文文风下，更需要精确、严格、有效率和协调的表达。

为此，金菁与汪雄剑、裘骏峰、戴田甜、明洋、张晗雨等5位教师一起，将多年教学实践和思考梳理形成《如何写出一篇论文》一书。全书以“有逻辑的说服”为主轴，不仅介绍了论文的基本结构、论文选题的确定、理论文章和实证文章不同的写法等内容，也展现了推理方式和思维工具，以及如何把这些工具运用于论文写作，实现“有逻辑的说服”并产生创新成果。更重要的是，在东西方已经直面彼此的当下世界，深入东西方根本思维结构，帮助读者不是在越来越细分的学科领域中切割自身以求适配，而是在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的基础上，形成真正的问题意识和探寻能力。

新书发布会上，中央财经大学副校长李涛表示，论文写作是拔尖创新人才核心素养的形成基础，是其创新能力、研究能力、学术精神培养的关键环节。《如何写出一篇论文》不仅传授知识和技能，更传递了严谨求实的治学态度、独立思考的批判精神、直面挑战的坚韧品格。这使得本书超越了一般的工具书，成为一本能够启发思想、塑造品格的优秀读物。

香港大学教授李连江认为，《如何写出一篇论文》对年轻学者和学生来说，是一味“药”，当他们在论文写作上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很好地帮助他们克服困难，解决“病痛”。



《如何写出一篇论文》
金菁 等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教师读书论坛

构建『大阅读推广体系』 助力高质量人才培养

范新容

众所周知，以大学生为主要对象的阅读推广活动是许多高校图书馆的一项常态化工作，也是大学校园文化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在高校文化氛围的营造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功能。

然而对标新时代高质量人才培养工作的新形势和新要求，目前阅读推广的组织主体较为单一，多元化不够；阅读推广的内容选择随机性明显，整体规划不够；阅读推广的组织形式较为单一，多样化、生动性及吸引力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因此，我们倡导高校要在现有丰富实践的基础上，完善和构建面向大学生的“大阅读推广体系”。这里的“大”指的是，应立足高校立德树人的中心工作和核心任务，在思想认识、活动组织、推广内容以及师生参与等多方面、多维度地综合完善和改进现有的阅读推广工作。在学校层面，需要深化对现代高校图书馆功能的认识，切实发挥高校图书馆在人才培养工作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在高校图书馆层面，则要主动作为，担负起相应的总体规划和协调工作，推动和促进学校对包括阅读推广在内的图书馆工作给予必要的创新性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多层次、多角度地融入学校立德树人中心工作，更好地展示图书馆在人才培养工作中的应有价值和功能。具体可在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一是思想认识上要高站位，内在把握阅读推广工作之于高质量人才培养的意义和价值。阅读推广工作不只是一种简单地推荐和介绍新书新知、举行系列报告讲座等知识信息服务，它还将有助于激发学生对于新知的旺盛兴趣，培养其获取知识及构建合理知识机构的自我发展能力，是助推其成长成才的重要教育环节。

因此，要通过“大阅读推广体系”的实施，使阅读推广工作与高校现有的包括课程教育、学科训练、社会实践等内容在内的教育教学体系有机融合，帮助学生在掌握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时，多方面汲取知识，开拓眼界，努力形成并提升学生自我学习、持续发展的自觉与能力。

二是活动开展上要大联动，通过创新性的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更有效地整合、发挥全校乃至全社会阅读推广的资源和力量。

高校图书馆要在继续优化学校层面工作的同时，有序、有效地推动学院、部门层面更多、更好地开展阅读推广活动，最大化地惠及更多学生，促进学生的共同成长。另外，在充分发掘、聚集校内力量的过程中，通过与兄弟高校、科研机构和相关企事业单位等的合作协同，更好地借力社会资源，服务学生成长成才。还要将阅读推广活动与科普活动、学术会议、科幻文化基地等各类学术文化活动有机结合，使学生获得多样化的体验并受益，促进“大阅读推广体系”成效的最大化。

为此，要践行资源共享理念，通过创新性的制度安排和机制设计，保障“大阅读推广体系”的有序运行，更好地凝聚校内外资源，让学生分享资源得到提升，并推进高校现有人才培养体系的完善和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化。同时，要以“大阅读推广体系”为抓手，提升现有各方面工作的协同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在全校乃至全社会营造有助于阅读推广活动蓬勃开展的良好氛围，形成促进学生成长成才的良好文化生态。

三是推广内容上要强调引领性，使大学生通过阅读推广活动得到多方面、多元化的思想文化及现代科技的滋养。

我们要在立德树人的旗帜下，引导大学生关注民族、世界和时代的发展与未来。当下尤其要注重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学生的头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他们的成长奠基启航。同时，我们要重视多元化的经典阅读推广。无论是人文艺术、思想哲学还是其他领域的经典，都是人类社会思想文化和文明发展的成果与结晶。我们要通过经典阅读推广，吸引学生回归经典阅读，帮助大学生奠定丰厚的人类思想文化根基，树立远大人生目标。

这种引领性的阅读推广，无疑将在丰富优化学生阅读体验的同时，充分显现阅读推广的文化思想魅力，提高阅读推广工作的吸引力。这将有助于内在地调动和激发学生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引导他们更好地实现自我教育、自我提升和自我成长。

（作者系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副研究馆员）

·广告·

自然为源 影像为桥

——山东省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中学“影像化教学”探索与实践

山东省滨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第一中学是滨州市教学管理示范学校，学校始终注重学习者在真实环境中的主动探索与构建，认为教育如田垄间的作物生长，有其自身的规律与节奏，若一味地向学生堆砌知识，不给他们留有余地去思考、去消化，反倒会使其像过度施肥的庄稼一样，失去成长的活力，而“自然教育”倡导“思维留白”，让学生在学习中有思考的余地，能够自主去探索知识的奥秘——就像数学课上，教师抛出一道复杂的几何题后，不急于讲解解法，而是给学生十分钟时间自主画图、推导，让思维在安静中碰撞出火花；遵循“蹲苗”之道，就像农民在培育幼苗，在教育中不急于求成，尊重学生的成长节奏，唤醒学生内在的学习驱动力，培育其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素养。因此，学校系统勾勒“自然教育”的核心脉络，力求将自然孕育的智慧融入教育实践的每一个环节，在“自然教育”的指引下，“影像化教学”也破土而生，通过影像化的呈现方式，让抽象的知识变得具体且形象。

“影像化教学”解决了当前教学模式在方法、过程与内容呈现上存在不足，未能有效激发学生的主动认知与思维建构，导致学生难以将所学知识内化为结构化的、可迁移的能力的问题。

“影像化教学”经历了从一个学科到全学科整体推进，再到应用于不同学段的整体性教学方式变革。融合视频、图片、音频等技术手段，通过影像化激发、可视化体悟、结构化运用的方式，将教学内容与学生生活经验等结合，还原知识原初情境。

确立了通过影像图示及其组合来展示学科知识的内在结构和构建学科思维过程的基本路径，形成了“寻疑—探疑—解疑—用疑”的结构化学习流程，具有情境生活化、知识生成性、发展生长性的特点，实现了思维的可视化、知识的结构化和教学的生本化，使思考过程可见，帮助学生在学习不同学科内容的同时发展思维能力，激发学习动力，提高学习效率。

多元实践拓宽视野 知行合一彰显特质

“影像化教学”的实践，走过了从单一学科试水到全学科铺开，再到跨学段模式成形的系统变革之路。这一路径扎根于多项连贯的省级课题研究，如“影像阅读课程开发与应用研究”等。以语文学科的“影像化阅读”为突破口，逐渐凝练出“读写相济、以写牵读、以读代讲”的教学范式。该范式引导学生将阅读中的隐性思维“显影”，借思维导图等工具让思维“落地”，最终内化为自动化的高效学习技能，让深度学习的轨迹可追踪、可丈量。

多学科推行的“随笔日志式写作”，让写作过程本身也“影像化”。为支撑实践落地，学校倡导“让学校一起”的学习主张，推行“师生同学”“亲子共学”等多元互动方式，提炼出“做中学”“玩中学”“创中学”的教学策略，极大激发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凭借“生本化”的作业前置与教学评一致性探索，“影像化教学”实现了作业、教学与评估的可视化联动。学校尝试多维度评价方式，创设“亲子小组”等多样合作模式，以适配不同学习需求。由此，“影像化教学”的核心特征可凝练为：可视化思维的培育、结构化信息的铺展、多重教育功能的释放。

三阶螺旋递进提升 协同聚力构建生态

“影像化教学”的最终目标是构建一个以生为本、因材施教的教育生态系统，旨在实现教学个性化，激发学生内驱力，让其“快乐地学，在玩中学，在做中学”。学校将这一系统化发展路径划分为三个螺旋上升的核心阶段。

基础应用与技能准备阶段的核心，是让师生掌握影像化工具的基本用法。教师要从“会用工具”进阶到“用好工具”，学生则初步感受影像化学习的直观与趣味。重要成果是“学科影像资源库”的建成，其中收录了上千个可视化教学素材，为教学提供了便捷的资源支撑。

整合增强与教学优化阶段强调可视化、结构化，强调影像化工具与教学策略的深度融合。教学效果从知识传递转向学生分析、合作等能力的初步培养。教师积累了丰富的整合经验，学生自主学习与协作探究能力得到锻炼。标志性方法创新是“影像化教学五步法”的提炼：情境创设—问题驱动—协作探究—影像表达—反思提升。

创新转化与生态构建阶段强调生本化、个性化，目标是构建以学生为中心的学习生态。成果体现为开发并实施具有校本特色的影像化课程或跨学科项目。学生能够主导或深度参与复杂的探究与创作，产出高价值成果。核心特征是学习支架与可视化工具深度融入教与学的全过程，理念也升华为“让思维可见”的教学主张。

经过20余年探索，“影像化教学”取得了显著成效，并在国内外产生了积极反响，既包含在国内的广泛推广与帮扶，也涉及国际舞台的交流互鉴。2022年12月，学校名师入选国家教育部门“双名计划”名师培养人选，成立国家级别名师工作室。工作室以“影像化教学”为核心主题，将理论研究与师德涵养、教师培训紧密结合，积极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辐射优质教育资源。为多地教师提供科研与教学指导，还在山东滨州多所农村学校建立二级工作室，助力乡村教育振兴。通过在滨州举办的两场全国性成果推广会，辐射带动上海、江苏等地2万余名教师线上线下观摩，并因易于操作、便于复制的特性而广受认可。

“影像化教学”的探索之路亦在国际舞台上稳步前行。2024年7月，随国家教育部门名师团出访新加坡，于南洋理工大学等地举办“影像化教学”主题报告，向世界展示中国教育的创新成果。同年8月，应邀前往丹麦、匈牙利、芬兰等多个欧洲国家，与哥本哈根大学等学府及中小学探讨“自然教育”理念，受到了欧洲同行的广泛认可与合作期待。同年9月，访问乌克兰苏霍姆林斯基博物馆及帕夫雷什中学，并被授予“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中国传播大使”荣誉称号，获授权组织“苏霍姆林斯基教育奖”推选工作。

“自然教育”理念下的“影像化教学”倡导回归教育的本质，尊重学生的天性，遵循成长的规律，构建充满活力的教育生态环境。经过20余年的实践，学校用教学成果证明了这一方法能够有效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升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和高阶思维能力，为学生个性化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未来，学校将继续在“影像化教学”方面精耕细作，努力培养出更多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刘海舰 王伟）